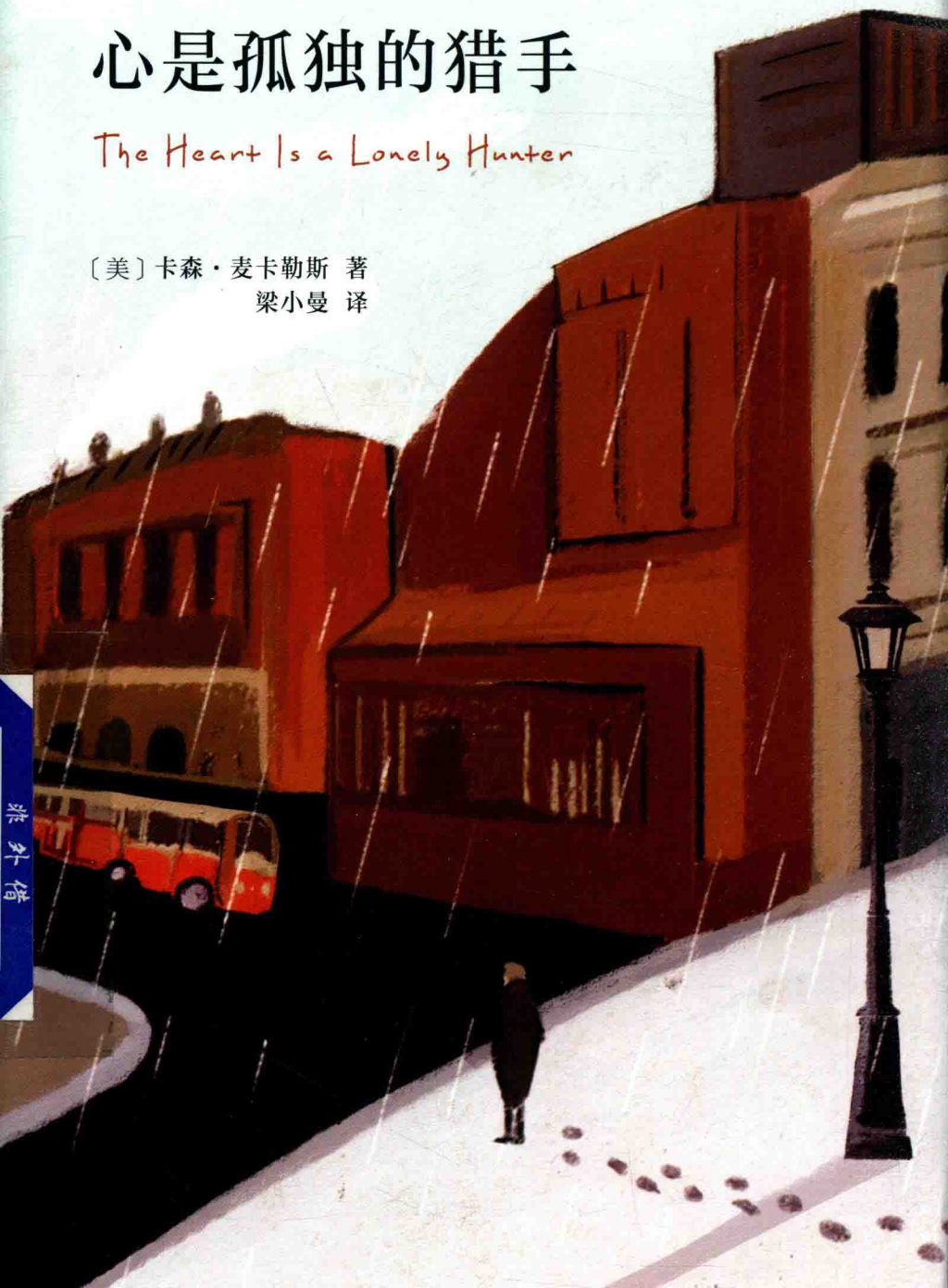
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

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梁小曼 译

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

〔美〕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
梁小曼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是孤独的猎手 / (美) 卡森·麦卡勒斯著 ; 梁小曼译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8.10

书名原文: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

ISBN 978-7-5442-9297-9

I. ①心… II. ①卡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8962 号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
梁小曼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许文婷 孙 洁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13.75
字 数 226千
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9297-9
定 价 49.5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品

献给里弗斯·麦卡勒斯

和

玛格丽特·史密斯与拉马尔·史密斯

Contents
目 录

1	第一章
111	第二章
387	第三章
425	年表

第一章

1

镇上有两个哑巴，他们老在一起。每天清早，他们从屋里出来，胳膊挽着胳膊，一路走着去上班。这两个朋友很不一样。引路的是个肥胖又迷糊的希腊人。在夏天，他喜欢穿一件黄色或者绿色的马球衫，前襟被他随便塞进裤子里，后襟则松松垮垮地放下来。天要是再冷点，他就再套一件难看的灰毛衣。他的脸是圆的，泛着油光，眼皮总是半耷拉着，双唇弯曲，露出温和愚蠢的微笑。另一个哑巴长得高。他的眼神敏锐、聪明。他的衣着无可挑剔，非常庄重。

每天清早，这俩伙伴一起默默地走上小镇的大街。走到某家兼卖糖果的水果店时，他们会在店外的人行道稍作停留。

那个希腊人斯皮诺斯·安东纳帕罗斯给他表兄打工，水果店是他表兄的。他要做的活有：做糖果和蜜饯，拆箱卸水果，店内清洁。那清瘦的哑巴约翰·辛格，总是把手放在朋友的手臂处，深深看一眼他的脸才离去。分别后，辛格便穿过马路，一个人走到珠宝店，他是珠宝店的银器雕刻师。

傍晚时，两人又在一起了。辛格回到水果店，等待安东纳帕罗斯下班回家。希腊人懒洋洋地打开一箱桃子或者甜瓜，要不就在店后面的厨房里，看报纸漫画。离开前，安东纳帕罗斯总是先从某个橱柜里打开一个他白天藏好的纸袋，里面是他收好的食物——水果、糖果，或一节猪肝香肠。通常，安东纳帕罗斯在离店前，先挪蹭到店铺前头的玻璃柜处，那里面放着肉和奶酪。他拉开柜子后门，肥胖的手爱抚着垂涎已久的美味。有时，他的老板表兄没看见他。如果被看见了，他会久久地瞪着表弟，僵硬苍白的脸露出警告的意味。安东纳帕罗斯忧伤地将美味从柜子的一角移到另一角。这个时候，辛格会站得笔直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眼睛看向别处。他不想看到两个希腊佬的这一幕。因为，除了喝酒和某种单独隐秘的享乐，安东纳帕罗斯热爱吃超过世上一切。

暮色中，两个哑巴一块儿缓缓地走回家。回到家，辛格老和安东纳帕罗斯说话。他打着一连串飞快的手势比划词语，

表情急切，灰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。辛格用他瘦削有力的手，将白天发生的事情都说给安东纳帕罗斯听。

安东纳帕罗斯慵懒地靠坐着，看着辛格。他很少动手说什么话——要说，也只想说他要吃东西、要睡觉或者要喝酒。表达这三种需求时，他的手势都是一样地模糊和笨拙。夜里，如果喝得不太醉，他会跪在床前，祷告一会儿。他胖乎乎的手划出祷词“圣耶稣”“主”或是“亲爱的玛利亚”，它们是安东纳帕罗斯唯一要说的话。辛格从来不知道他讲的话伙伴到底听懂了多少，不过，这点并不要紧。

他们合租在靠近小镇商业区的一栋小房子的楼上。那儿有两间房。安东纳帕罗斯在厨房的煤油炉上煮他们的每顿饭。有几把朴素的直背餐椅给辛格坐，安东纳帕罗斯坐一张垫得很厚的沙发。卧室的家具基本就是希腊人睡觉的双人大床，上面铺了舒适的鸭绒被，还有一张窄窄的帆布床，给辛格睡的。

晚饭总要吃很久，安东纳帕罗斯热爱食物，动作又非常慢。饭后，大块头希腊人会躺在沙发上，用舌头细细地舔每一颗牙齿，或许是有特别的美味，或许是想留住食物的味道。辛格则在洗餐具。

有些夜晚，两个哑巴会下象棋。辛格一直很喜欢下棋，

几年前就想教安东纳帕罗斯下棋。一开始，他的伙伴对在棋盘上把棋子挪来挪去提不起兴趣。后来，辛格开始往桌下放一瓶好喝的，课后才拿出来。希腊人从没弄明白“马”的不规则走法和“皇后”扫荡一切的机动能力，但他学会了开局的几个步骤。他喜欢白棋，如果给他黑棋，他就不肯下了。走过开局的几步后，辛格便一个人把棋下完，他的伙伴在边上看着，昏昏欲睡。要是辛格狠狠地击杀自己的人马，葬送了黑国王，安东纳帕罗斯会因此得意洋洋，愉悦得很。

两个哑巴没有别的朋友，只要不上班，他们都待在一块儿。每天过得大体相似，他们既然那么独来独往，也就不曾受到什么干扰。他们每周去一趟图书馆，辛格要去借悬疑小说。星期五晚上，他们会去看电影。领薪的那天，他们一般会去“海陆军商店”楼上的“十分钱影楼”，给安东纳帕罗斯拍张照片。这就是他们习惯的固定去处，而镇上还有许多地方他们不曾见过。

小镇位于南方腹地的中央。夏天很漫长，寒冬的月份少之又少。天空蓝得澄澈明亮，烈日耀眼地燃烧着，几乎总是如此。到了十一月，会下寒冷的细雨，之后也许有霜冻，接着就是短暂的冬季。冬天是变幻无常的，但夏天是永远的炙热。小镇其实挺大的。大街上有着成片的楼房，都是两到三

层的商店和写字楼。然而，镇上最大的建筑物是工厂，大部分居民在里面上班。这些棉纱厂规模庞大，生意兴旺，小镇工人则大多数都很穷。街道上的行人脸上往往是饥饿孤独的绝望表情。

然而，两个哑巴一点儿也不寂寞。在家里，他们满足地吃吃喝喝，辛格用手和老伙伴热切地交谈，讲他的一切想法。岁月就如此宁静地流逝，辛格三十二岁了，和安东纳帕罗斯在小镇已经待了十年。

后来有一天，希腊人生病了。他坐在床上，手按着腹部，大颗大颗的泪珠沿脸颊滚下来。辛格去找伙伴的表兄，那水果店老板，同时给自己请好假。医生给安东纳帕罗斯制订了食谱，让他以后不可再喝酒。辛格严格地执行医生的指令，终日坐守病榻，竭尽所能让时间流逝得快点。但是，安东纳帕罗斯只是用眼角恼火地看着他，闷闷不乐。

希腊人变得很烦躁，老在辛格为他准备的果汁和食物里挑毛病，并不时地让伙伴扶他下床来祈祷。他跪下的时候，硕大的臀部沉沉地压在滚圆的短腿上。他笨拙地挥手，念叨着“亲爱的玛利亚”，然后紧握着脖子上一条齷齪细绳上悬挂的小黄铜十字架。他的大眼睛朝上盯着屋顶，眼神恐惧。祈祷后，他心情阴郁，不许伙伴和他说话。

辛格很耐心，尽力而为。他画了一些小画，有一次，他给伙伴勾勒了一幅肖像哄他开心。肖像画伤了胖希腊人的自尊，直到辛格把他的脸画得年轻英俊，涂上金黄的头发、瓷器蓝的眼睛后，他才肯和解。然而，他又试图掩饰他的愉悦。

在辛格的悉心照料下，一周之后，安东纳帕罗斯就能回去上班了。可是，他们的生活却从此起了变化。麻烦来了。

安东纳帕罗斯身体恢复了，人却变了。他变得暴躁易怒，夜晚不再满足于屋里的宁静生活。他想要外出，辛格便在背后跟随。安东纳帕罗斯走进一家餐馆，两人坐下来后，他就偷偷地把方糖、胡椒罐或者银器皿放到口袋里。辛格会为他拿走的东西付钱，所以没造成麻烦。回到家，他责怪安东纳帕罗斯，那胖希腊人只是看着他，淡淡地笑着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安东纳帕罗斯的恶习更严重了。有天中午，他从表兄的水果店平静地走出来，到马路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大楼，公然朝墙壁撒尿。有时，他在人行道上遇见看起来不顺眼的人，会撞过去，用胳膊肘和肚子推别人。有一天，他走进一家商店，没给钱就径直将一个落地灯拖出来，还有一次，他企图把陈列柜里的一辆电动火车拿走。

这是一段让辛格筋疲力尽的日子。午饭的时间，他得不不停地陪着安东纳帕罗斯到法庭去处理那些法律纠纷。辛格变

得对法院里的程序了如指掌，终日处于焦虑之中。他银行里的存款逐渐耗光在缴纳保释金和罚款上。为了让伙伴免受偷窃、有伤风化、人身攻击等指控而入狱，他想尽办法，费尽钱财。

安东纳帕罗斯的老板，那个希腊表兄压根不管这些破事。查尔斯·帕克（表兄的名字）继续让安东纳帕罗斯待在店里，却对他摆出一张苍白紧绷的脸，没有帮过他一点儿忙。辛格对查尔斯·帕克怀有异样的感觉，他开始讨厌他了。

辛格活在持续的混乱与忧虑里。安东纳帕罗斯却是满不在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淡然无力的微笑永远挂在他脸上。以往那些年，辛格曾觉得伙伴的微笑里有某种玄妙和机智。他从不知道安东纳帕罗斯究竟了解多少，在想什么。如今，辛格觉得自己从这个胖希腊人的表情里察觉到某种狡黠与戏弄。他摇晃伙伴的肩膀，直到摇累了，用手语一遍遍地解说。一切徒劳无功。

辛格所有的钱都花光了，他不得不向他的珠宝店老板借钱。有一次，他没钱付保释金，安东纳帕罗斯在牢里待了一晚。第二天，辛格来接他出去，他大生闷气，不肯离开。晚餐时的腌猪肉和浇了糖浆的玉米面包让他很享受。新的住处和室友也使他愉快。

他们一直独来独往地生活，陷入困境了，辛格也找不到任何人来帮忙。没有什么能阻止或治愈安东纳帕罗斯的恶习。在家里，他有时煮点在牢里吃过的新鲜菜式，出了门，则完全预料不了他的一举一动。

终于，最后的麻烦来找辛格了。

有天下午，他到水果店接安东纳帕罗斯时，查尔斯·帕克递给他一封信。信里，查尔斯·帕克向辛格解释他已安排好，要将表弟送到两百英里外的州立疯人院。查尔斯·帕克动用了他在小镇的关系，细枝末节都办妥了。安东纳帕罗斯下周就要离开，住到疯人院去。

辛格把信来回读了几遍，他的脑袋一片空白。查尔斯·帕克隔着柜台和他说话，他却压根不想读他的唇形，不想理解。最后，辛格掏出随身携带的便笺本，在上面写：

你不能这么做。安东纳帕罗斯必须和我在一起。

查尔斯·帕克激动地摇着头。他的美语不太好。“不关你的事！”他反反复复地说。

辛格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希腊人生怕某天要为表弟担责。查尔斯·帕克的美语尽管不大灵光，但他精通美元之道，他

利用钱和关系，毫不迟疑地把表弟送到疯人院去。

辛格束手无策。

接下来一周，充满了各种狂躁之举。辛格不停地说话。手尽管挥舞不休，要说的话却始终道不尽。他想对安东纳帕罗斯倾诉一切，然而没有时间了。他灰色的眼睛发亮，他伶俐机智的面孔变得无比紧张。安东纳帕罗斯昏昏然地看着他，究竟听懂了多少，辛格毫无把握。

然后，安东纳帕罗斯要走的日子到了。辛格拿出自己的手提箱，把他们共同财物里最值钱的东西仔细打包好。安东纳帕罗斯为自己做了午饭，以备路上吃。傍晚，他们最后一次挽着胳膊在街上散步。那是十一月底的寒冷下午，空气里有一圈圈他们呼出的气息。

查尔斯·帕克要和表弟一起去，但在车站，他远远地站着，和他们保持距离。安东纳帕罗斯随人流挤进汽车，在前排一个座位上折腾了半天才坐下来。辛格隔着窗户看着他，打着绝望的手势，要和他的伙伴最后一次交谈。但安东纳帕罗斯忙着检查他的午餐盒，并没有留意。直到汽车启动，要从路边开出来，他才扭头看辛格。他的笑容散淡遥远，仿佛他们早已相隔千里。

随后的数周如同梦境。在珠宝店，辛格终日伏案工作，

到了夜晚，一个人走回家。除了睡觉，什么都不想。下班一回到家，他就躺到帆布床上小睡片刻。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总要做梦。所有的梦里都有安东纳帕罗斯。他的双手紧张地抽动，梦里的他在和安东纳帕罗斯说话，而后者正看着他。

辛格试图回忆认识伙伴以前的时光。他试着梳理年轻时发生的某些事情。可是，他想要回忆的那些事里，没有一件像真实的。

他想起一件特别的事，只是，这事对他毫不重要。辛格记得，虽然自己一出生就聋了，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哑巴。他很小就被遗弃，成了孤儿，被人送进聋哑人机构。他学会了手语和阅读。九岁之前，他就会用美式的单手手语来交谈，后来又掌握了欧式的双手手语。他学会观察人们唇部的运动以理解他们说的话，后来，还有人教会了他讲话。

在学校时他是公认的聪明人，他的功课学得比其他同学都要快，但他从不习惯用嘴说话。那使他不自在，老感觉嘴巴里的舌头像头鲸鱼。看见人们脸上的茫然表情，他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像某些动物，或者他的发音让人厌恶。对他来说，用嘴说话是痛苦的事，而他的手则随时可比划出他想说的词语。二十二岁时，他从芝加哥来到这个南部小镇，

随即遇到了安东纳帕罗斯。从此他再也没用舌头说过话，因为和安东纳帕罗斯在一起，无此需要。

一切都不像真的，除了和安东纳帕罗斯在一起的十年。在他恍惚的梦里，他的伙伴看起来真实生动，醒来后，巨大的孤独使他心痛。他偶尔会给安东纳帕罗斯寄箱东西，却从未收到回音。在终日的空虚与昏昏然中，几个月就过去了。

到了春天，辛格有点变化。他睡不着觉，身体焦躁不安。夜晚，他在屋里枯燥地走来走去，无法排解多余的精力，只有天亮前的几小时他才能稍微休息——昏沉沉地入睡，直到上午的光线像把弯刀突然刺开他的眼皮。

他开始在镇上晃悠，以此消磨夜晚。安东纳帕罗斯生活过的房子他再也待不下去了，便在离镇中心不远的一栋杂乱无章的公寓里租了个房间。

他在一家隔了两条马路的餐馆里吃饭。餐馆位于长长的主街的尽头，名字叫“纽约咖啡馆”。第一天，他飞快地浏览了菜单，写了张字条交给老板。

每日的早餐，我要一个鸡蛋、一片吐司和一杯咖啡——0.15 美元

中餐，我要汤（种类随意）、一份夹肉三明治和一杯